



蜂麻燕雀

第一部

遗憾江湖

浩

著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雀燕麻蜂

第一部

遺憾江湖

蔡志浩

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民国初年，社会动荡军阀混战，但江湖却异常繁荣起来。在江湖骗术当中，以蜂麻燕雀四大门为首，一场世仇搅起了江湖上的腥风血雨。出身贫穷的孟小六被机缘巧合地搅入其中，因为一场骗局他家破人亡，母亲上吊父亲坐牢。为了报仇雪恨，孟小六走上了江湖的道路。灵与肉，忠与义，良心和利益纷纷在小六的经历中碰撞，那残酷而现实同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江湖，朝他打开了大门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蜂麻燕雀 / 蔡志浩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9

ISBN 978-7-302-51479-4

I. ①蜂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251039 号

责任编辑：杜春杰

封面设计：常雪影

版式设计：王凤杰

责任校对：何士如

责任印制：李红英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70mm × 240mm 印 张：36.75 字 数：725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89.80 元（全两册）

产品编号：080884-01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大白腿和络腮胡 / 1 | 第二十三章 | 大鼻涕 / 93 |
| 第二章 | 原来是骗子 / 5 | 第二十四章 | 不能扶 / 97 |
| 第三章 | 大和尚 / 9 | 第二十五章 | 包圆儿 / 103 |
| 第四章 | 不叫事儿 / 14 | 第二十六章 | 和尚变道士 / 107 |
| 第五章 | 盛隆当铺 / 19 | 第二十七章 | 扯淡神仙 / 111 |
| 第六章 | 再见大白腿 / 23 | 第二十八章 | 假洋鬼子 / 116 |
| 第七章 | 仗义执言 / 27 | 第二十九章 | 生意下处 / 122 |
| 第八章 | 东窗事发 / 31 | 第三十章 | 被惦记的大黄 / 127 |
| 第九章 | 祸从口出 / 35 | 第三十一章 | 阮五爷 / 131 |
| 第十章 | 阴谋乍现 / 39 | 第三十二章 | 惠宁大师 / 135 |
| 第十一章 | 十八玉罗汉 / 44 | 第三十三章 | 不翼而飞 / 140 |
| 第十二章 | 金点 / 48 | 第三十四章 | 草上章 / 145 |
| 第十三章 | 恍然大悟 / 52 | 第三十五章 | 燕子 / 149 |
| 第十四章 | 抢饭碗 / 56 | 第三十六章 | 回本 / 153 |
| 第十五章 | 找上门来 / 60 | 第三十七章 | 装神弄鬼 / 157 |
| 第十六章 | 拜年 / 64 | 第三十八章 | 长春会 / 161 |
| 第十七章 | 着迷入道 / 69 | 第三十九章 | 窑子谈判 / 165 |
| 第十八章 | 逃之夭夭 / 73 | 第四十章 | 董翠云 / 169 |
| 第十九章 | 奉天行 / 77 | 第四十一章 | 采生折割 / 173 |
| 第二十章 | 胡子 / 81 | 第四十二章 | 千金荣 / 178 |
| 第二十一章 | 出狼穴入虎口 / 85 | 第四十三章 | 酒微醒 / 183 |
| 第二十二章 | 又遇胡子 / 89 | 第四十四章 | 太行六雄 / 188 |

第四十五章 一马同骑 / 192
第四十六章 马如龙 / 196
第四十七章 颜骗 / 201
第四十八章 燕巢阁主 / 207
第四十九章 大典 / 213
第五十章 手刃一人 / 217
第五十一章 结拜 / 221
第五十二章 吉安行 / 225

第五十三章 天涯何处不相逢 / 229
第五十四章 开门大吉 / 233
第五十五章 接二连三 / 237
第五十六章 接踵而来 / 242
第五十七章 收网 / 247
第五十八章 马头去了 / 251
第五十九章 情至深 / 255

第一章 大白腿和络腮胡

“别跑！小兔崽子！”

孟小六从大杂院中冲了出来，身后赤着上身追逐的是他的父亲孟安。小六多贼啊，见道就转见洞就钻，不一会儿工夫就给孟安甩没了影儿。

孟小六扒着砖墙望向大街，看父亲追了出去，嘿嘿笑了起来。猛然间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小六吓了一跳。

“干吗呢，哭丧着脸？”一个男孩儿站在小六身后说道，那是他发小谢大头。

孟小六住在外城的大杂院中，父亲孟安在车厂拉洋车，终日忙活也就挣一口嚼裹儿，母亲则靠着给人家浆洗衣服、缝缝补补来贴补家用。孟小六之所以叫小六，是因为在老家他父亲排行老六，稀里糊涂地就给他取了孟小六这个名字。

但家里究竟还有没有亲戚，父亲也说不利索。当年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父亲跑反来了北京，扛活杂工都干过，后来去车厂给人拉了车。每天活儿好了，能吃个囫囵饱饭，赶上那些老总坐车不给钱还打人的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少赚一口吃食了。

这样的家庭，孟小六是别指望着能上学了。穷人家的孩子，连个名字也不配有，孟小六这都算是好名字了，他的好朋友谢大头和冯麻子名字不比他还难听？要是放到郊县，那就得叫狗蛋、狗剩了。

不上学就在市面上瞎玩瞎混呗，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那是说农村，起码还有几亩地可以帮着家大人忙活。要到了这北京城里，大人尚且没活儿干，孩子能干些啥？

孟小六调皮捣蛋，不过头脑倒也灵光，大街上的烟头没少捡，弄出烟丝做成卷

烟，平时也能换个仨瓜俩枣的。所以别看谢大头比小六年纪大，实际上还是以小六马首是瞻，年纪小些的麻子就更不用说了。

“呵，看，大白腿！”麻子虽然才十二三岁的年纪，懂的事儿可不少。

眼见着街上一个女人穿着旗袍从洋车上迈步下来，那绝对是摩登的打扮，也就从广告画上和六国饭店附近能见到。女人下了车风摆荷叶雨润芭蕉般扭动着身形，朝着大栅栏的一家珠宝店走去。她的身背后一个扒手跟了上去，手一下子就伸到了女人的包里。

珠宝店门口小伙计正在迎来送往根本没看见，一般情况下荣行的佛爷不会在商铺门口下手。可此时小伙计正在跟一个客人说话，便有了这么一个时间差。

“嘿，怎么偷东西！”麻子站在街对过大喝一声。

那偷东西的小贼做贼心虚扭头就跑，看着他狼狈的样子三人笑作一团。那女人也回首望去，随即莞尔一笑冲着三人招了招手。三人不由得面红耳赤，低着头扭捏地走上前去。此刻伙计忙完了，看到女人连忙招呼，却见女人摆摆手，从包里拿出来三角洋，说道：“这是赏给你们的。”

“谢谢太太。”三人连忙点头哈腰地谢道。女人转身进了店，伙计笑脸相迎，转而回头冲着三人摆摆手让他们快点离去，别挡住了大门耽误生意。

“呸，有啥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个小伙计吗？”谢大头不满地说道。不过转而他又笑了，拿着这一角洋，他兴奋极了，这一下子赚了一毛钱，按照当前市面合着五个大子儿，往日里大人高兴了一个月才赏给自己一个大子儿，这不是天降横财又是什么。

“六哥，咱去吃小肠陈吧。”麻子眨着眼睛说道，谢大头也期望地看着孟小六。

其实小六是想攒着这钱的，可兄弟们说了，自己也不能驳了人家兴致啊，随即一跺脚一咬牙道：“走，去天桥，今儿就今儿了，小爷不过了。”

小肠陈固然好吃，三个十二三岁的大小伙子狼吞虎咽囫圇着就吃下肚了，按照水牌子上的价格会了账，便决定在天桥闲逛一番。那里打把式卖艺、说书唱戏的都不少，足以打发时间还不花钱。

离了卤煮摊子，刚走了没几步，迎面就走来两个二十多岁的瘦高个，其中一个仿佛是刚才的那个扒手。

“小六，有点不太对劲啊，那俩人怎么直冲着咱们来了？”谢大头第一个看到的，忙出言提醒。

孟小六打眼一瞧，只道一声不好，这俩人脸上挂相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三人都是半大小子，没什么钱财也没什么仇家，估计其中一人就是刚才那个行窃的老荣了。

“别急，转身走，找机会就分头跑。”孟小六低声说道。

麻子顿时吓得两股战战：“六哥，我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，一会儿你跟着我跑，大头，你自己跑。”

“知道了，你放心吧小六。”有小六的指挥，谢大头也找到了主心骨。

三人转身就走，穿大街过小巷，准备进入胡同后撒腿就跑，结果却被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汉给挡住了去路。身后两名瘦高个也堵住了胡同口，三个大人裹着三个孩子朝着胡同深处走去。

“小兔崽子，知不知道我们是干啥的？”络腮胡子上来就给了个头最高的谢大头一巴掌，谢大头顿时被打翻在地。麻子吓得哭了起来，孟小六虽然也很害怕，但他却不认怂，扬声喝道：“你怎么打人！”

“哎哟，小子，你活拧巴了吧？”瘦高个上来，揪住了孟小六的脖领子，照着屁股上就踹了一脚。

“偷东西的就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可喊打。你们自己手艺潮，被人发现了还敢报复，你们还要不要点脸面，还是不是混江湖的啊！”那几人哪里容得了孟小六这么骂，于是乎孟小六也很快被打翻在地，三个青壮年围着谢大头和孟小六又踢又骂。

麻子倒没挨打，可号啕痛哭，动静最大，谢大头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打晕了，一直没有动静，而孟小六虽被踢得要死要活的，却还是不断地叱骂着。偶尔进胡同来的路人，要么事不关己，侧身而过，要么干脆绕道而行只当作什么都没听见，谁也不愿意沾这晦气。

“差不多就行了，还真想要了人家命啊，不至于吧。”一个矮胖男子走进胡同迎了上来，他虽然满脸挂着微笑，但笑眯眯的眼睛里却不时露出一抹让人不易察觉的杀气。

络腮胡子挠挠头骂道：“呵，今儿真是邪了门儿了，爱管闲事儿的一个接一个，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我是干什么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家孩子说得在理。”胖子不慌不忙继续讲道：“盗亦有道，荣行的规矩不是这么来的吧。你们也不是这一片荣行的人，一起拜过祖师爷吗？要不要我带你们去？”

络腮胡子环顾四周，朝着胖子就走了过来：“让你管闲事儿！”说着抬手就要打，手掌还没落下，从墙头上就蹿下一个黑影，一把擒住了那络腮胡子的手腕，顺势反手一折，只听到一声清脆的断裂声，他的手就以一个很诡异的角度翻折了过来。络腮胡子毫无招架之力，疼得还没叫出声来，就被那人踹了膝盖，单膝跪地后脸上又中了一膝，倒着滚了出去。

那俩瘦高个吓傻了，待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上也不敢上，走又不甘心。黑影是个中等个头的男人，黑黑瘦瘦的，刚才露了一手显了功夫，单这一手就不是络腮胡子他们这种色厉内荏的货色可以相比的。络腮胡子虽然不讲究，但还保留着几分硬气，咬着牙忍着痛没叫出声来，从地上爬起来后，脸色已经煞白，只听他说道：

“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……”

“别放狠话了，赶紧接骨去吧。”胖子依然笑着说道，但话语中却不带有一丝感情。

“走。”络腮胡子带着两个瘦高个悻悻退了出去。

待他们走后，胖子走到了孟小六三人面前，蹲下身子，看着被踢得满脸是血的孟小六，不由得再度笑了：“小子，够硬气的啊，你知不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要不是我们出现，你们三个不死也得褪层皮。要是落下点残疾，以后哭的还是你们。”

“谢了。”孟小六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拱手抱拳，却一个踉跄再度趴在了地上。

胖子摇了摇头，扭头对那个黑瘦男人说道：“这小子的脾气倒是和你当年有几分相像。”

“呵呵。”黑瘦男人没多说话，只是笑了笑。

接着胖子拿出三块大洋，放在了仍在哭泣的麻子手里，转而对孟小六道：“以后见到这几个坏小子绕着点走，放心，他们嚣张不了多久，本地的荣行是不会容他们胡作非为的。这钱拿去看病吧，我们走了。”

胖子站起来转身要走，孟小六却躺在地上喊道：“敢问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“你小子还一套一套的，什么阁下不阁下的，也是江湖贫贱人。闯荡江湖可不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嘛。有缘再见吧，小兄弟。”胖子摆了摆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第二章 原来是骗子

小六和麻子等了半天才把昏迷不醒的谢大头给叫醒，兄弟三人互相搀着回了家。他们浑身破破烂烂的可不敢叫家里人看见，否则免不了又是一顿胖揍。最可悲的是到了胡同口，麻子竟然发现自己裤兜破了个洞，那三块大洋也早就不翼而飞了。孟小六只能仰天长叹：“屋漏偏逢连夜雨。”

谢大头勃然大怒冲上去就要打，却被孟小六拦住了，说以后有的是机会赚钱，别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谢大头听了这话，才愤恨地啐了一口道：“麻子，也就是你六哥疼你，要是别人早就打死你了。”

三人找了个僻静处蹲了下来，麻子问道：“六哥，你说那个胖子为啥要帮咱们啊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，还有他说的荣行到底是什么？”

别看孟小六才十几岁，可他没事儿就到处乱跑，捡了烟头捡煤渣，赶着好时候还帮人干点零活儿，也就和个小大人一样了。胡同里一帮孩子，属孟小六见多识广，也数他鬼心眼子最多。

只听孟小六说道：“咱们今天为啥被打？不就是因为拆穿了老荣吗？那拆穿老荣帮了谁呢？对，那个大白腿，胖子说了，闯荡江湖就是你帮我我帮你，所以那个胖子很可能和大白腿是一道的，不然他凭啥帮咱，还给咱钱。不过，他们是干啥的，我还真说不清楚。

“荣行是啥？都被人打了还不明白吗？荣行就是小偷啊。外面人叫他们容行，容易的容，他们自己说自己是荣行，繁荣的荣。这俩字好像写起来不一样，我也不会写，就是听他们这么说的。”

“六哥，你懂得真多。”麻子一脸钦佩地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，咱们整个胡同，我觉得以后就小六子有出息。”谢大头也赞同道。

三人怎么偷偷跑回家没被发现暂且不提，总之这一夜就这么糊弄过去了。次日清晨，孟小六带着谢大头和麻子去内城捡烟头。三人绕到了前门火车站附近，这里正儿八经的名字是正阳门火车站，只不过是老北京人都爱把这儿叫作前门火车站。

火车站人来人往车水马龙，烟头多是非也多，在这儿既能赚钱还能听些有意思的新鲜事儿。这捡烟头也是个技术活儿，讲究快准狠，看到人家扔了烟头，立刻上前用长杆夹子夹住，争取在夹子头上就拧灭了烟头，以保留尽可能多的烟丝。而有些一看都不剩什么的烟头，也就没必要扑过去捡了，从容淡定地捡起来放到小兜里就好了。

孟小六没事儿就干这活儿，熟能生巧，一看就是行家里手。就以谢大头、孟小六和麻子三人为例，孟小六一早上就捡了一兜子烟头，各个灭得恰到好处，能取出的烟丝指定不少。而谢大头和麻子小兜里的烟头就少得可怜了，麻子更是因为没灭好烟，差点儿把兜都给烧着了。

“小六，干吗呢？”正午时分一个小乞丐冲着孟小六喊道。

孟小六招呼兄弟二人朝着小乞丐靠拢过去，几人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蹲下，小六从怀里拿出一个杂粮饼子问道：“狗子，吃了吗？”

“没呢，这不等着你给我送饭呢吗？”小乞丐狗子坏笑起来。

孟小六把饼子一分为二，然后和小乞丐吃了起来，麻子和谢大头也各自拿出吃食来。这狗子别看年纪就比小六大一点，却是正儿八经丐帮弟子，套用跑江湖的老合的话，他们属于拦字门的。小六有一半的江湖黑话都是跟着狗子学的，他曾劝狗子改行当个学徒，老做乞丐算哪一道。但人家狗子却自豪得很，说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在丐帮里混好了也是享不尽的清福。

“小六，你听说昨天大栅栏珠宝店的事儿了吗？”狗子说道。

孟小六三人立刻竖起了耳朵，昨天那个大白腿不就去了大栅栏的珠宝店吗？孟小六连忙问发生了什么，狗子扬扬得意起来：“你看，你们的消息不如我灵通了吧？”

随后狗子一说，三人顿时是大吃一惊。原来昨天大白腿去了大栅栏的那家珠宝店，订了十几件首饰，掌柜的脸都笑开了花了。到最后会账的时候，那女人说自己没带着这么多现钱，也没有银行和钱庄的汇票，让伙计一个时辰后送到西皇城根南街西侧的礼亲王府结账。

做买卖的对大客户有货到付款的规矩，这么大宗的买卖掌柜的自然高兴地答应了，宛如送姑奶奶一般把大白腿送出了店门，目送着她去了隔壁的绸缎庄。

一个时辰以后，掌柜的派伙计把珠宝送到了礼亲王府，门房的家丁接了东西让珠宝店伙计先等着，自己去账房给他结账。结果门房的家丁一去不复返，伙计耐不

住就进去找，这才发现王府哪里有人啊，到了后院才有了人影。一问才知道，人家前院这几天出租，没事儿就开着大门让人看房，后院留个门方便去前院招呼，可出行人家基本都走侧门了。

摆明了是那伙人跑了，这可坏了事儿了，伙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一脸的茫然，哭着就跑了回去。听伙计一说，掌柜的方才才知道是着了道了，自己遇到了骗子，估计还是蜂字门的骗子。可茫茫人海上哪儿找人家去，人家既然敢骗就有本事让你找不到，除了自认倒霉又能做什么呢？

狗子估计是从市面上听书听多了，讲起来可谓是惟妙惟肖，就和亲眼得见，看得真真儿的一样。不过这故事即使夸张，估计也假不到哪里去。孟小六三人听得目瞪口呆，过了半天，谢大头才问道：“啥是蜂字门啊？”

“蜂麻燕雀，这你们都不知道？”狗子略显鄙视地斜眼说道。

“你就你，别你们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孟小六可不愿被狗子看低了。

狗子略显不屑地说：“你知道啊？那你说说呗。”

“嘿，没了张屠夫还不吃带毛猪了，我合着就光能听你说江湖事儿啊？”孟小六摇头晃脑道：“江湖上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叫作外八行，实际上又分明八行和暗八行。明八行大部分是靠本事吃饭，正大光明的营生，指的是金皮彩挂评团调柳。暗八行就是一些偏门生意，见不得人的买卖了，也有八个字代表，蜂麻燕雀横葛拦容。其中蜂麻燕雀又称作四大门，属于骗子的四个门派。”

“行，小六，哥哥我以前真是小瞧你了。”狗子竖着大拇指说道：“那你知道这四大门里到底有什么讲头吗？”

孟小六张张嘴：“蜂麻燕雀，是说，是说……”他还真听人说过，但那些词佶屈聱牙，没读过书的孟小六一时间学不上来，也说不明白。

狗子开怀大笑道：“你看，不行了吧。”

“你行你说。”

“我又没说我行，我只是说我知道蜂麻燕雀，我又没说我知道里面的道道，我只是笑话你刚才那副样子。”

就在这样一个正午，四个半大小子在讨论着江湖上的各个行业，主要还是围绕着蜂麻燕雀。他们胡说八道，信口开河，发挥着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去猜测这四个字的含义。他们并不知道，这四个字将与他们日后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也不知道此后一切的恩怨情仇都将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。蜂麻燕雀，风马颜缺。

又玩了一会儿，小六他们仨就回家了。回到家中，小六开始拆烟头取烟丝，忙得不亦乐乎，麻子和大头根本做不来这活儿，就是拆了烟丝也卷不出又直又实的好烟。

亲兄弟明算账，小六正拿着钱袋子给两兄弟结账，他算是代收烟头了，一人三个铜板儿。刚忙活完，大门就被推开了。



三人向门口看去，进来的人原来是孟安，小六连忙收起钱袋子。倒不是小六不孝顺，只是他可不想让他爹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唯恐老实的孟安把钱收了给他存起来。

在小六看来，钱就是水，放在那儿就是死的，早晚得变臭生虫，流动起来要么失败最终干涸，要么就能源源不断汇聚成小溪，小河，大河，大江，最终成为汪洋大海，全看命数。人生钱难，钱生钱易。

孟安忠厚老实，除了敢在家里发发脾气，出门都不敢跟人红脸，倒是对应了名字中的安字。总之他做起事儿来束手束脚的，一辈子讲究一个四平八稳。不过现在孟安可没看到小六藏钱袋子，他光顾着高兴了，肩上扛着半袋子面，怀里还抱着两个大冬瓜，脖子上则挂着半斤猪肉。

“小六，小兔崽子也不知道帮忙。”孟安用身子撞开门，晃着膀子走了进来，看起来春风得意。

小六把钱袋子藏在了谢大头身上，然后连忙接过父亲手中的东西，恰巧此时大杂院里的邻居王大妈看见了孟安，连忙冲着孟小六家喊道：“小六他娘，你快出来吧，你当家的发财了。”

小六他娘沈氏连忙从夹道里擦着手出来了，刚才她在做饭。大杂院里家家烧炉子，可院子就这么大，拥挤得很。所以院里的人都把炉子放在夹道里做饭，省得放在院儿里烤得慌。只有冬天才会搬回炉子，做饭取暖两不误，这便是大杂院。

沈氏跑出来，接过丈夫手中的东西，打开面口袋一看，不由得惊道：“怎么是白面，日子不过了？”

“不过？且不是呢，咱得好好过！没听王大妈说嘛，我发财了。”孟安昂首道。

第三章 大和尚

孟安撇头一看不禁道：“哟，大头和麻子也在啊，去你们家给你们爹娘说一声，今天不回家吃饭了，就在我家吃。”

“谢谢叔。”

这孟安虽然老实，但是平时也爱恨人有笑人无，有点好事儿总喜欢炫耀，稍有点得意了更是要闹个人尽皆知。孟安也没他儿子小六那股洒脱劲儿，过起日子来抠得很，用院子里刘大爷的话说，吃个杂粮饼子都得蒙在被窝里偷吃。今天也不知怎么了，竟然这么豪爽，把麻子和大头都给镇住了。

不过有肉吃终究是好事儿，这可是过年的待遇，两人撒丫子就回家报信去了。小六追了出去，把放在大头那儿的钱袋子抄了回来，生怕他乐极生悲再掉了，那可是孟小六的全部家当。见胡同没人，小六贴身藏好钱袋子跑回院里，一进门，只见孟安正拿着自己刚刚卷好的手工烟让给院里的叔叔大爷们抽呢，爹坑儿子不心疼，纵然小六不是那小气的人，可还是心疼不已，这日子不能这么糟蹋啊。

孟安撇着大嘴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道：“小六，你小子天天歪门邪道的，也没见你挣多少钱。”

世上最不对等的辩论关系就是爹跟儿子，小六也不辩白只是低头不语，沈氏也十分吃惊丈夫今天的状态，只听孟安说道：“今天我被人包了拉车，两天一块儿大洋，咱以后隔三岔五吃顿肉没问题了。而且人家今天还给了三块大洋的定金，刚才买了一堆东西还剩下两块，给，孩儿他娘你拿着。”

大杂院里的男人们抽着烟，纷纷夸孟安有本事，孟安摇头晃脑得意扬扬地说道：

“今晚啊谁也别开火了，咱们喝会子，吃冬瓜炖肉。”

“那啥，小六，给你钱，去酒铺打点儿地瓜烧来。”孟安扔了钱给小六，小六连忙转身出去了。

这一路上小六若有所思，总觉得不妥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在父亲眼中，自己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半大小子，说的话根本不足为信，可这事情就是到处透着古怪。

父亲拉车又快又稳，但不会找活儿，又不敢抢活儿，拉起活儿来更没技巧。人家包车的首当其冲要看拉车的会不会来事儿，然后才是看技术。技术比父亲好的，身强力壮年纪轻的有一大帮，能说会道的也不少，人家凭啥选了自己父亲孟安？这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好事儿啊。

还有，这两天就一块儿大洋，工钱给得太高了，除非是顶尖儿的拉车行家碰到了糊涂蛋才能赚到这个价钱，而且也就是一锤子买卖的事儿。按照这个价钱估计，不出半年就能买辆最好的四灯新人力车，钱挣得太快了。

平日里拉洋车的，跑夜活儿最赚钱，赶到好活儿好主儿，从城东拉到城西累死累活也挣不了父亲这么多。反常，一切都是那么反常，小六虽然说不明白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打酒来回的路上小六一直在想该怎么跟父亲说。好话也得好听着说，若是这么直白地说了，冷嘲热讽都是轻的，说不定父亲勃然大怒还会打自己一顿，说自己瞧不起他。

回到大杂院的时候，父亲还在那儿吹牛喷唾沫呢，母亲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应该是又去夹道做饭了，大娘大婶也都跟着忙活去了，院子里只剩下了老少爷们。

只听父亲说道：“那边不光工钱好，活儿还轻松，最主要的是管吃管住。我平时没事儿回来看看，不过晚上得住人家那儿，方便随时用车。家里有啥事儿，还得拜托各位照顾啊。小六回来了，快拿杯子倒上酒。那啥，小六这孩子要是不听话，你们这些叔叔大爷就教训他，也别客气。”

小六听到管吃管住，心中更是纳闷，这种活儿纯属天上掉下来的，谁会钱多得烧成这样。若是真有钱，就去买个汽车了，再不济也能租一个，何必要洋车呢？院子里虽然大多都是苦力或者懒汉，但到底还是有明白人的。刘大爷说话不好听，但话糙理不糙，此时说道：“小孟啊，你得注意，这活儿来得太轻松了，小心有诈。”

小六侧耳听后暗挑大拇指，没想到父亲却一瞪眼说道：“怎么？这就眼红了，要不晚上你别吃肉。”

“你当我没说。”

大杂院中笑作一团，只有小六越发心事重重。

接下来的日子既轻松又沉重，轻松的是父亲不在家，没人管小六，他可以随便出去玩了。还有家里的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，那边又给孟安支了两块大洋，一下子堵住了那些传闲话、瞎猜忌的嘴。沉重的则是小六的内心，小六当然希望能过好

日子，家里钱多了不说，还少了一张嘴吃饭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可是小六明白一个道理，放长线钓大鱼，对方出的钱越多，小六越是心惊，担心他们憋着什么坏坑了父亲。可父亲一穷二白又能如何，小六也想不明白。

一次，孟安赶傍晚抽空回家看一眼，往回走的时候，小六就溜了出去，跟着父亲在后面走，想看看父亲到底是给谁家干活。先前不是没人问过，孟安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，只是打了个哈哈说管给谁干活呢，只要发钱就行。

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不想让父亲发现又得跟住这绝对是个技术活儿。孟安是干脚力活儿的，加之又是抽空出来回家的，所以撒丫子就往回赶。一个小孩儿怎么跑得过一个大人，不一会儿工夫孟小六就跟丢了。

还没来得及懊恼，突然有只手拉住了小六的脚脖子。小六浑身一个激灵，颤颤巍巍地扭过头去。在他的印象中，拉人脚脖子的都是女鬼之类的，难不成自己撞到鬼了？扭头看去，吓得小六都忘了叫出声来，只见旁边的臭沟里没有长发飘飘的女鬼，而是一个沾满污秽，鲜血直流的大肉球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！

小六顿时吓得两股战战，腿一软就觉得裤裆里热乎乎的，顺着裤腿儿就流了下来，正浇到那东西上。脚脖子上的手立刻松开了，小六撒腿就跑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叹人家说得真对啊，童男子的尿就是辟邪。

“小兔崽子，尿我头上了！”身后一声粗鲁的骂声传来。

孟小六听到动静脚下立刻停了，扭头看去，那声音传来的方向也突然安静了，小六也不作声就看着那东西，两边陷入了沉默。到底是孟小六，胆子是大，脚下黏滑地走上前去，只见臭沟的淤泥当中露出一个脑袋，此刻正在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从淤泥里挣扎着往外爬。

原来是一个人。孟小六长舒一口气，站在一旁倚着砖墙看好戏。既然父亲追不上了，又尿了一裤子，有一出好戏看也不算太亏。

那是个大秃脑袋，昏暗间头上若隐若现的还有戒疤，好似是个和尚。头上脸上鲜血直流，看起来有些吓人，加上挂着臭沟里的污秽，就别提多埋汰了。

他爬得很吃力，爬一会儿歇一会儿，过了半晌工夫才完全爬出来。他看向一直在一旁看笑话的孟小六，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小施主为何如此铁石心肠，见死不救？”

“以为是你好烂泥这一口呢，没敢打扰大师傅您。”孟小六忍住笑说道。

那和尚不气不恼，答道：“贫僧今日于此，不过是为了顿悟某事，我已待了三个月了，即将成正果。只不过我看小施主你头上有一团黑气，怕你性命堪忧，动了恻隐之心，特地自损修行破关出来提醒，善哉善哉。”

“拉倒吧你，你看你头上，一看就是被板砖开的瓢，都被打成血葫芦了，在这儿给我装呢，大师傅你也真行。”孟小六笑道。

那和尚本来就狼狈，此刻有点下不来台，指向孟小六喝道：“你这泼孩，如此大不敬，不怕天道轮回的报应吗？”

“我报不报应不知道，我知道你遭报应了，你别给我胡说八道，我这心情也不好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抽你！”孟小六说着从地上捡起半截木棍，在手中挥舞了起来，架势倒是吓人。

“你敢。”

“你试试。”

“你敢说我就敢抽。”

“你敢抽我就敢说。”

这俩人麻秆儿打狼两头怕，不敢动手打起了嘴仗，当然大和尚也是让着孟小六，否则就他那块头一拳就能把孟小六抡飞了。他俩吵着吵着都明白过来，然后相视而笑。孟小六席地而坐，看着和尚问道：“你咋回事儿，弄成这副模样？”

“马失前蹄，没好意思还手，便被人追打，夺路而逃中，跳入臭沟暂避一时，没想到臭沟中有如此多的淤泥浊物，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我当时被打得有些晕，一番跑动后更是浑身发软，因为要躲人更是越陷越深，到最后想出来都难了。正好你过来了，我一把拉住了你的脚腕子，借力露出了点头来，气足了缓了缓也就爬上来了。”和尚终于不装了，好好说起话来。

孟小六见人家实言相告了，也不摆一张臭脸了，问道：“那大师傅您为什么会被人追打啊，出家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，是什么人会打僧骂道呢？”

“我这和尚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“你是花和尚？”

和尚道：“胡说！总之就是做了点事儿，本来都要大功告成了，结果被同行冤家搅了局。真相大白，人家自然不肯放过我，也多亏我以前练过，不然估计我今天就完了。对了，今天你借我脚腕子拉了拉也算帮了我，你说我该如何报答你吧。”

孟小六摆摆手道：“算了，本来也是无心之举，以前有个帮我的胖大哥说过，江湖朋友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咱们也算有缘，只要不嫌弃，就且做个朋友，我叫孟小六。”

“好，好一个洒脱的小哥。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我法号一灯大师，不过你下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不一定是这个名字了，也不定是个和尚了。”一灯和尚淡淡地说道，话中有话别有深意，黑暗中他的目光炯炯有神。

孟小六笑道：“不是，和尚，那你是什么，老道啊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

孟小六没有深究，站起身来学着江湖中人的模样抱拳拱手道：“天色不早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。”